



北京大学

10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1898—2018

PEKING  
UNIVERSITY

1898—2018

14 位学术大师的北大情怀

北大  
记忆

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  
筹备委员会秘书处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

10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1898-2018



PEKING  
UNIVERSITY  
1898-2018

# 北大 记忆

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  
筹备委员会秘书处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记忆 / 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秘书处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301-30044-2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北京大学—教育—访问记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0877 号

- 书 名** 北大记忆  
BEIDA JIYI
-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秘书处 编
- 责任编辑** 李治威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044-2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mailto:pw@pup.pku.edu.cn)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0883
- 印 刷 者** 天津联城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60 千字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36.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14位学术大师的北大记忆  
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缩影

## 编者简介

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秘书处

顾 问：王 博

主 编：胡新龙

副 主 编：黄宇蓝 张 静 许 凝

王宇凡 姬媛媛

执 行 主 编：肖吉雅

执行副主编：田 淼 姚张卓玥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序)

毛士奇 毕梦静 刘博涵 李佳瑞

李璐瑶 宋佳欣 宋德英 张 丁

张炜铖 陈雅芳 陈 斓 林 玲

欧阳佳好 贺依林 郭漪桐 曹雪盟

曾必瑜 谢 昊 侯清睿 蔡翔宇

## 目 录

- 王 夔 抗战胜利那年我初入燕园 001
- 刘安武 我不聪明，只是机遇好，愿意坐  
“冷板凳” 017
- 郭锡良 我的求学路 033
- 马克垚 文化自信与中国史学 049
- 胡壮麟 要发展，要创新，特别是年轻人 065
- 严家炎 文学是痴情者的事业 083
- 严文明 从物理学到考古学 101
- 陈佳洱 沉得住心，毕生奉献，服务人民 115
- 楼宇烈 不要把中国文化“分门别类” 135
- 张恭庆 什么时候数学的根才能扎在我们  
中国的大地上？ 149
- 吴慰慈 我在北大教书一辈子，从没有动摇过 163
- 叶 朗 我的工作三个“同心圆” 181
- 许智宏 把工作做好，为师生服务 195
- 钱乘旦 听懂历史的声音 213

王 夔

## 抗战胜利那年我初入燕园

口述：王 夔

记者：北京大学药学院 2016 级本科生

刘博涵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7 级研究生

曹雪盟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6 级本科生

贺依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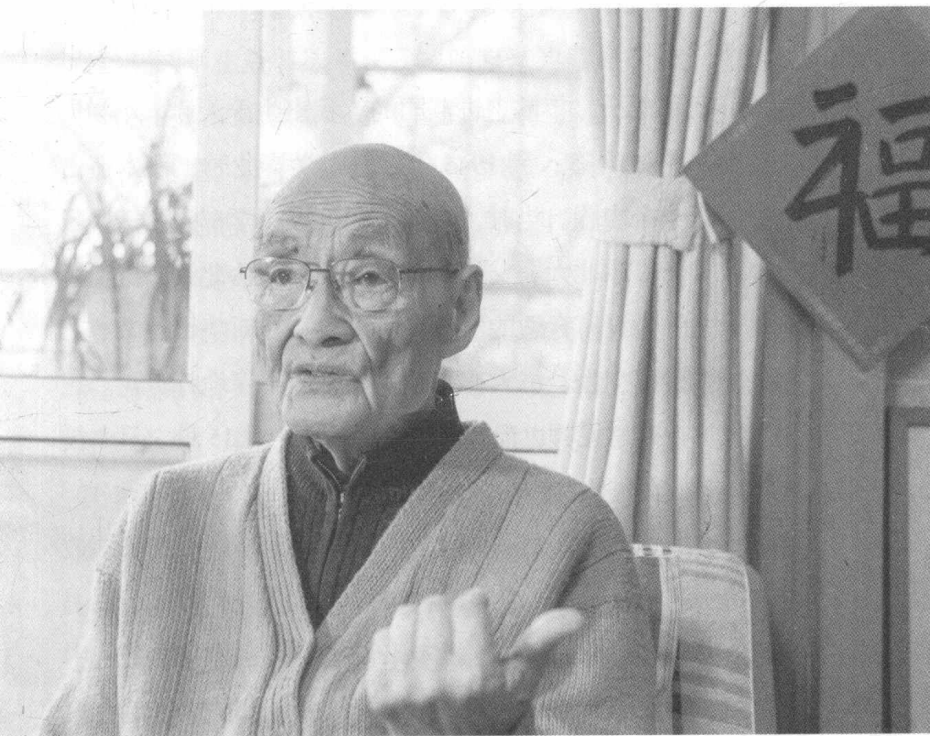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6 级研究生

毕梦静

摄影：史彦如

## 教授简介

王夔，1928年生，1949年本科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化学生物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为学部主席团成员。生物无机化学及无机药物化学家、化学教育家，我国生物无机化学研究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之一，主要研究与疾病相关的细胞无机化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率先在国内倡导、开展细胞无机化学研究，在细胞层次上研究无机物生物效应的机理，阐明它们与病理、毒理过程的关系，提出细胞以多靶反应系统形式对无机物应答的过程，无机物的跨膜运输是具有手性选择性的多途径、多步骤的复杂化学过程，总结了无机离子生物效应的“相似作用规律”。曾获教委及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及三等奖各一项，中科院科学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分课题），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



王夔教授接受采访（一）

走进燕园：这里不要求你学多少知识，  
而是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学习环境

我是七十二年前走进燕园的。我出生于天津，小学毕业时，平津沦陷；到1945年6月中学毕业时，日本还占领着大半个中国。当时，南开、北大等大学都已西迁，日本人接管了原北大。父母都不赞成我去上伪北大，但除了北大之外也没有合适的学校，所以我就在新华银行做练习生，管票据交换，每天在嘈杂的环境中不停地打算盘。正当我觉得非常无聊，但也无奈的时候，8月15日，日本投降了！

8月下旬燕京大学招生，同学们奔走相告。燕京的效率特别高，从报名、考试到被录取，仅仅一个多月，10月1日就开学上课。我们这批本来惴惴不安、前途渺茫的中学生，突然间从沦陷区来到这个环境，恍如隔世。这个突变、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成为我们静下心来好好学习的动力。

在燕京，一年级只分院，不分系。我报的是理学院。理学院包括物理系、生物系、数学系、化学系和医学预

科，都上同样的基础课。就是学医的，也要跟着学物理的读普通物理，跟着学化学的读普通化学……所以他们当时的理科基础，比起现在学医的人要扎实得多。一年以后，理学院的学生就要选系，我按照原来的意愿选择了化学。说实在的，如果放在一个宽裕的时代，我会学文科的。因为中学时期，我把课余时间都花在看父亲关于文字学、哲学和古代史的书上了。我接触了“五四”时期的学者们提倡的科学方法，对这方面兴趣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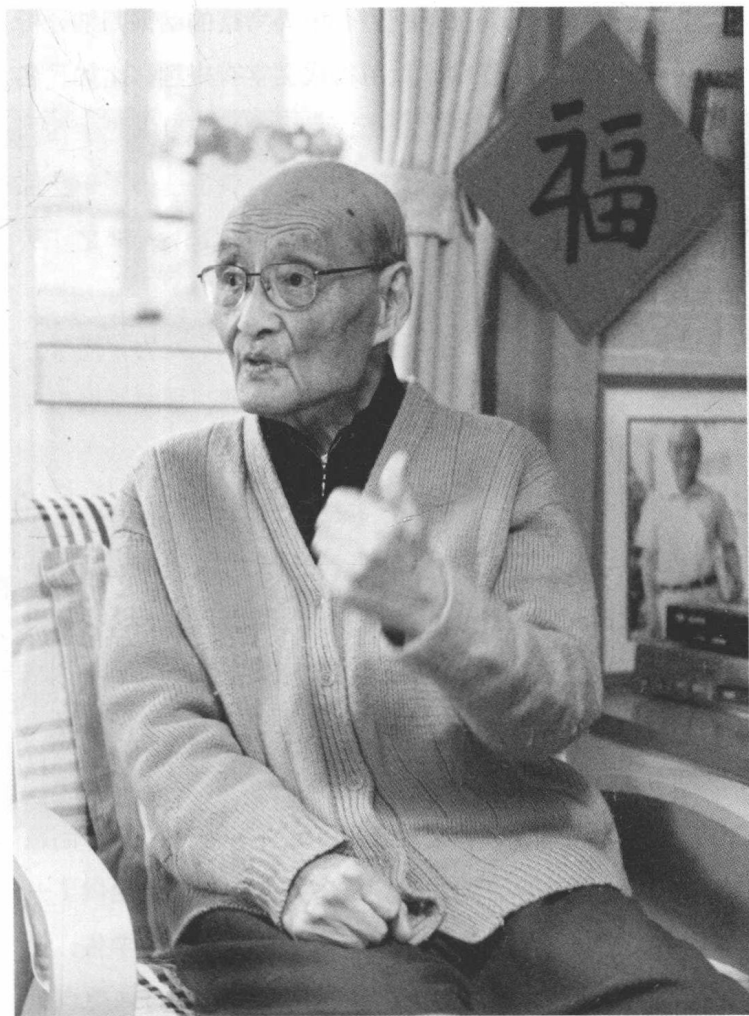
你问我到底为什么选了化学？和当时那个环境有关系。说高了，一个是国家刚胜利，百废待兴，肯定需要这方面的人；说低了，将来家庭需要靠我来维持。所以我要学一个“实用”的专业，就选了化学。所想的不过是毕业以后自己可以办一个小工厂——当时所谓的工厂，就是一个很小的作坊，有一个地方能配药，做点儿肥皂、雪花膏、眼药水而已。不过，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这个原始的想法有了根本的改变。

我们那一届化学系大概有一二十人。燕京的化学系也是以无机、有机、分析、物化等课程为基础。可能不像北大化学系那样高深，但是给我们培育了一个观点：你学这个为的是服务，所以学了要用；你学化学，就要用化学的

基础去做一些能够服务人群的事情。

那时候实验课比现在多，要求也比现在严格得多。比如分析实验，误差要在1%以内，如果达不到，必须重做，还得一直做到达到标准为止，一直拖到晚上也得达标。当然，老师会在旁边指点，看着你哪里儿操作不当了。现在实验是到时间就下课，不管做好做坏，所以学生没有得到应有的严格训练。

那个时候的“学”，就是掌握最核心的内容：学习的方法、学习的规律，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且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有目的地选修或旁听课程，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燕京选修课特别多，除了化学以外，我可以选任何其他系的任何一门课。当时我想要了解研究方法的问题，这是我中学时就在脑子里提出的问题。不单单是从化学系的课程中学到的，也是从选修课中领悟到的。我从同学那里了解到，哪个老师在哪方面讲课有特长，就去旁听或者选修。我学过很多这样的课：林耀华先生的社会学、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地理、戴文赛先生的天文、夏震寰先生的流体力学、陈梦家先生的甲骨文……我选他们的课抱着一个目的，就是从他们的讲解中获取科学研究方法。例如我永远记着林先生讲的寻找“Missing Link”的研究方法；从



王夔教授接受采访(二)

侯先生那里学到的是如何把古今中外考察的结果归纳分析得到一个结论。我在中学就对古代文字有兴趣，比如我名字中的“夔”字的字源是什么，我就选了陈梦家先生的甲骨文，听他讲怎样解读古文字。当然，我也选修了一些化学系的课，像陶瓷、制革、玻璃仪器制作，大都是“实用”的。

那时每一门选修课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为了捞学分上着玩儿。现在规定不够多少人不许开课，那时候选修课两个人、三个人都行——你想，学甲骨文会有多少人，肯定是个位数。只有有兴趣的学生才会来听课，也只有对某一方面深有研究的老师才敢开这门课，因此才能教学相长。现在北大有更多的选修课了，但是据我了解，我们有些新生，对于选修什么课没有自己的主意，也没有人指导，单纯为了凑学分，学了也无助于今后的工作。

说起我当初在燕京上学的情形，总有人提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燕京那几年会培养出那么多人才来？这个问题说抽象了，就是燕京不要求你学多少知识，而是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学习环境。这个环境有利于自主学习的学生，会使人才脱颖而出。那时候我们每个人找自己的兴趣点去学，出去找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出了好多像周汝昌、王世



王夔教授接受学生记者采访

襄这些不怎么照规范念书的人。他们看更多的书，跟老师称兄道弟；他们一进大学就是冲着兴趣来的，一直学下去；他们不去想将来找什么工作，不去想未来会怎么样；他们一门心思就干这个，至死不渝。现在的大学生更多地考虑毕业后找工作的问题。

### 考上研究生：

我们各做各的研究，谁愿意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

1949年是一个时间节点——我是抗战胜利时上大学，解放时大学毕业。当时理学院的院长是一个美国人，北京解放前的1948年，他就跟我说：“我要走了，你上美国去得了。”我这个人没有更高层次的想法，想得比较多的是我干吗去美国，到那儿自己干什么还得听人家的。再说到了美国举目无亲，有困难找谁去？家里也认为局势多变，走了之后要是平津解放了怎么办，岂不断了联系？所以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就没去。

既然留下来，那就考研究生。我做了张滂先生的研究生兼助教。1950年以后，经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教



王夔教授与学生记者合影

授们在思想上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对研究生放任自流。老北大化学楼 206 室就成了我们七八个研究生的活动基地——那是一个大实验室，靠墙的柜子里装满了试剂，而且仪器随便领。我们各做各的研究，谁愿意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我就开始研究检金属用有机试剂。

我在上大学以前就对有机试剂有兴趣。我中学的化学老师姓朱，我们几个同学对做实验有兴趣，就跟这个老师讨论，在家里头自己做，主要是从医院药房、化验室用剩的废瓶子里找残留药品。天津旧城区那四条马路上有几个